

# 陳方安生為何挑撥公務員與梁振英關係？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梁立人

曾幾何時，曾任台灣副「總統」的呂秀蓮自稱為青樓怨婦，以發洩她枉有副「總統」之名，卻沒有任何實權的不滿。今天，香港也出了一個陳方安生，她內心的怨恨比呂秀蓮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惜，無論她如何自嗟自怨，指桑罵槐，都得不到市民認同，因為陳方安生之所以淪落到今天神憎鬼厭，眾叛親離，一切皆咎由自取。

其實，陳方安生這一生人的運氣還是挺不錯的，她系出名門，又有相當整齊的學歷，年輕時輕聲淺笑，能說會道，一出身便得到英國大老闆的垂青，宦途上一帆風順，儘管她並沒有什麼特出的政績和才幹，也被選入官中，位列三公之首。回歸以後，中央政府為了香港能順利過渡，對陳方安生也頗為倚重，可惜，此人不自量力，不但沒有好好輔政，反而暗中搗鬼，欲攬大權。陳方安生挾洋自重，欲以退為進，提出辭職作脅，不過，以陳方安生的分量，又能嚇得到誰呢？結果她自己離家出走，卻得不到挽留，騎虎難下，惟有苦果自嚼，從一個一人之下，七百萬人之上的權貴，變成一個裸面素顏的普通婦人家。

## 挑撥公務員與梁振英關係

本來，中央政府念陳方安生亦曾有所貢獻，對她頗為厚道，若她有自知之明，肯安份守己，晚年的日子也會過得頗為愜意，可惜，陳方安生習慣了呼風喚雨，不甘寂寞，不在其位，仍對特區政府指指點點。不過，對這樣一個虛有其名的政客，又如何能得到社會的重視呢？陳方安生一怒之下，翻轉豬肚一泡屎，不怕別人笑罵，從舊衣箱中找出「民主女神」的戲裝，粉墨登場，企圖吃老本，充當反對派的「共主」。不過，反對派看在共同利益的份上，表面應酬她，暗地裡並不把她當一回事，陳方安生是個聰明人，又 چگونه不知反對派諸鬼神的心態，只是已經化了妝上了台，要下來也不容易，惟有厚着臉皮依依呀呀地把這齣戲唱下去，內心之苦，惟自己自知，由是心中怨恨，溢於言表，只要一有機會，就會搶到台前，出盡功夫表演一番。不過，她的唱詞來去不過只有四句而已：「妾身雖是舊電池，無力也可噴殘漿，苦盼茉莉花開日，笑迎西風送餘香」。

近日，陳方安生又再摸上台前表演，不過，其意不在於哀，老太舞劍，意在挑撥公務員與梁振英關係。

果然，陳方安生詞鋒一轉，把話題轉移到候任特首梁振英先生身上，她說道：「價值觀、誠信等，要由特首本人以身作則，『希望梁振英同新任政府呢方面都多做工夫。』」陳方安生續稱，「梁振英提出重組政府架構『操之過急』，新架構過於龐大，官員角色模糊，推行政策及問責時會有困難。」如狹着民意強推新架構，忽視立法會的既定程序，「硬碰硬」只會適得其反。她又指現時公務員士氣極低，如梁與公務員欠缺溝通，擔心公務員會陸續提早退休或辭職，影響新政府施政。

不過，事實並非如此，梁振英乃經過合乎《基本法》規定的選舉制度，由一千二百人的選委選出，並經中央政府正式批准，絕對沒有認受性的問題。再者，梁振英自當選以來，馬不停蹄，為解決當前香港的問題到處奔波，他的務實作風和想民所想的誠意已經感動了不少香港老百姓，所以民望也不斷提升至新的高度，在市民心目中的地位比起陳方安生之流不知好多少倍。梁振英無論在個人能力，氣魄和親和力，絕非陳方安生能及。公務員隊伍向來忠於職守，他們枕戈待旦，士氣高昂，公無須陳方安生擔心。要擔心的話，陳方安生不如擔心一下自己，免得醋意大發令胃酸過高，養德權力令精神分裂吧。

## 陳方安生夥同反對派變成民主祈福黨

陳方安生又說，當年她身在政府，雖有左派人士閒言閒語，但未至於明顯干預制訂政策，但近年中聯辦公然粗暴插手香港事務，包括特首選舉及新政府各司局長任命等，聲稱擔心「唔使等到2047年，一國兩制已經名存實亡」。

其實，中央政府十五年來皆信守承諾，從來沒有干預香港事務，唯一所做的，只是防止外國反華勢力的代理人借民主奪權，將香港的高度自治變成「港獨」而已。相反，陳方安生「忠於自己」的做人哲學早已聞名於世，她善於兩面三刀，一身百變，當官時說官話，當反對派時講反話，已是眾人皆知的事實。她當高官時，從來沒有說過普選二字，下野之後，卻夥同反對派變成民主祈福黨，將普選當作假金飾招搖撞騙，聲稱令人擔心「唔使等到2047年，一國兩制已經被反對派玩殘」。

陳方安生的所為，向來為有識者所不屑。不過一個用了一輩子去追求權力的政治棄婦，也有值得我們同情的地方，因為，從高處跌下來跌得頭破血流是痛苦的；看着昔日的同僚在政壇上呼風喚雨是無奈的；戴了幾十年的假面具一朝被人戳破是可悲的；從對着五星旗派變成對着五星紅旗撒野是可憐的。忽然愛國，忽然民主，太多的忽然，太多對權力的回憶，難免會令人人格分裂，無所適從。我們惟有希望陳老太婆能忽然清醒，脫離當反對派共主的夢幻，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回家含飴弄孫，好好地安享晚年吧。

# 最低工資絕非洪水猛獸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葉偉明

## 為理明言

最低工資推行一周年，政府開始就最低工資水平作檢討同時，勞工界與商界又開始就有關問題進行角力，資方提出不應調高最低工資的理據其實頗薄弱，甚感連漪效應，增加經營成本等，但據工聯會及其他勞工界的研究及分析，最低工資對低收入工人作了基本保障，但時薪33元方能真正保障基層員工生計。

先看一些數據，主要以2011年第一季及2011年第四季比較：  
—領取失業綜援個案減少，分別為：29264宗及26859宗；  
—失業人數減少，分別為：124000人及116000人；  
—失業率下跌，分別為：3.5%及3.3%；  
—就業人數上升，分別為：353萬人及362萬人；  
—長期失業人士，分別為：31300人及27700人。  
單從這些數據便可反駁資方經常指最低工資會導致大量公司倒閉，失業率上升的言論。相反，最低工資確實令工人只有時薪10幾元的可恥情況不復見。  
最低工資的出現，正實現勞工界

所預言，在時薪28元基本收入下，定會吸引一批市民重投勞動市場，這可以從領取失業綜援個案及長期失業人士皆減少反映，長遠亦可大大減少政府在社會福利的開支，故最低工資並不單對低收入人士有利，對整個社會亦有利益。

無可否認，對部分僱主來說，整體員工成本是有增加，但問題是，當討論最低工資時，是否將成本上升的所有責任歸咎於員工身上，因為眾所周知，員工的薪酬的上升幅度，根本遠遠比不上租金瘋狂的上升。

不論是銅鑼灣的天價舖舖還是廣東道名店，或旺角地舖，其租金近年便動輒以30%、50%，甚至一倍、兩倍的上升，故究竟哪樣成本開支對店舖影響最大，是顯而易見，難道你真的會認為一個時薪20多元的員工，其時薪增加到28元，便會拖垮公司嗎？

過往日子最低工資沒有立法，僱主可以任意壓價，一些非技術勞工可以得到的最低時薪10多元的工資，平均每月月薪只有4000多元，這是否可以養到自己已是問題，更遑論可以養起一家人。

正值當局檢討最低工資水平，我希望當局可以認真考慮，將時薪上調到33元，讓僱員的薪酬不單可以追上通脹，更有一個可以養活家的基本薪酬。

# 河村又大放厥詞居心叵測

王基文

近日，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又大放厥詞，在名古屋議員論壇上稱，美國小學教科書記載：日軍在兩個月內屠殺了南京非武裝人員和平民幾十萬人。他說，如果是事實，日本怎樣向中國道歉都不夠。他認為這不是事實，要求中日應進行自由討論「南京事件」（日本右翼學界抹煞南京大屠殺的慣用語）。河村所謂中日應進行自由討論「南京事件」，旨在乘機再抹煞，繼續煽風，居心叵測，猖獗至極！

根據1946年遠東國際法庭的不完全統計，從1937年12月13日起，在為時六周的大屠殺中，中國平民被集體槍殺、燒死和活埋的達19萬人，被零星屠殺者達15萬人，共計34萬人。這只統計已發現的死難者，不包括未發現的遇難者，因此是個保守數字。這是國際權威的官方統計數字，為國際社會所公認。

2006年元月，江蘇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詳細記載了南京大屠殺的大量證據，很多材料是從世界各地包括日本、美國、英國、意大利和俄羅斯等地收集而得。

1937年12月，日軍攻進南京的地理方位，在南京城東、城南各處，而被殺害者的屍體卻散佈在南京城北、下關、中山碼頭等大片地區。南京保衛戰，中國軍隊在整個戰役中傷亡是一萬多人，而在南京城內收埋的屍體達二三十萬具，其中有大量婦女兒童的屍體。當時，掩埋屍體有4個渠道：一是有8家慈善機構總共掩埋了19萬8千具屍體；二是市民們自發掩埋，當時主要有4隊市民，自發掩埋了4萬3千具屍體；三是當時偽政府派工人掩埋了1萬6千具屍體；四是當時日軍多支部隊大量進行毀屍滅跡，拋屍入江，掩埋等方法處理屍體，面廣量大。上述情況，充分證明日軍在佔領南京之後，進行了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屠殺，絕非如河村等所說的

是正常交戰波及平民的死亡情況。河村說這是《常規戰鬥行為》的謬論，不堪一駁。

每日銷量達1,000萬份的日本右翼報章《讀賣新聞》，於2006年12月24日發表社論說：1937年發生的「南京事件」犧牲人數，中國政府以30萬人為官方數字，可是大戰時南京市總人口為20萬至25萬人，中方所提的犧牲數字在這之上，讓人費解。2012年3月1日，日相野田佳彥對30萬人數字亦表異議。

事實上，在南京大屠殺前夕，南京市登記在冊的正式戶口總人數是102萬至103萬人，戰時有進有出，而總人數不少於100萬人。此外，還有許多無正式戶口的平民。1946年遠東國際法庭僅隔九年的實地調查數字，可信度很高。《讀賣新聞》社論，是69年後憑空捏造的數字，不足為信。

已故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在1997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中指出，在南京大屠殺中，日軍的殘暴手段觸目驚心：除集體掃射，還有砍頭、劈腦、刀戮、穿胸、刺腹、斷肢、碎屍、活埋、淹死、凍死、餓死、閹割、燒烤、撕裂等。男子被用作刺殺靶子與砍頭競賽，女人慘遭強暴和割乳挖腸。殘忍程度與暴虐規模，為世界之首。

2007年元月27日，聯合國通過決議，將每年元月27日定為納粹德國大屠殺猶太人國際紀念日。筆者希望聯合國也通過決議，將每年12月13日定為二戰日軍大屠殺亞洲人民國際紀念日，倡導和諧世界，維護東亞和世界和平。

德國、奧地利、以色列等15個國家已立法，將否認納粹大屠殺者繩之以法，定罪判刑。筆者建議，中國、日本、其他亞洲受害國，亦應跟隨，把否認南京大屠殺、二戰日軍暴行者繩之以法，定罪判刑。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 民主黨再玩拉布一錯再錯愚不可及

既然知道拉布不得人心，民主黨仍然要在人事編制委員會上「玩嘢」，一錯再錯實在愚不可及。現在社會反對拉布浪費公帑的民意是彰彰明甚，民主黨卻不知是否燒壞了腦，竟然跟着黃毓民等玩拉布阻延。黃毓民的拉布有其政治上的計算，就如「五區公投」一樣，但民主黨卻是左搖右擺，一時說不支持拉布，一時又主動發起拉布，做法前後矛盾，被黃毓民等激進反對派玩弄於股掌之間。如果司徒華泉下有知，看到民主黨今日的高囊相，也不知是何感想？

立法會人事編制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候任特首梁振英提出改組政府架構涉及的開支安排事宜，民主黨在會上將提出21項動議，還有30多項動議陸續有來。人事編制委員會是討論政府重組的技術性問題，並非政客宣示政見，做政治騷的場所，民主黨在會上提出幾十項動議，既沒有必要，也沒有意義。有建制派議員認為，有關修訂已經超出架構重組範圍，說明民主黨的動議不過是為再次策動拉布，以阻撓重組方案如期通過，行徑如同黃毓民在替補制審議上提出千多項無聊修訂一樣，都是為了政治目的而不惜浪費公帑，癱瘓立法會運作。

潘嘉宏  
香港機場管理局建築工程副總監

# 對於第三條跑道環評報告的立場

機場管理局於5月28日向政府提交香港國際機場擬建三跑道系統的工程項目簡介，以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機管局承諾，除了符合一切法定評核要求外，亦會在可行情況下，評估建造三跑道系統帶來的其他潛在影響。

我們重視社會大眾和持份者的意見，他們在《香港國際機場2030規劃大綱》公眾諮詢的過程中，亦擔當重要角色。最近有幾個環保組織及立法會議員提出，除了法定評核外，機管局應進行「策略性環境評估」、「社會投資回報評估」及「碳審計」。一如以往，我們必須先清楚了解這些評估所涉及的內容和範疇，以及它們如何有效地協助三跑道系統的規劃工作。

機管局為考慮有關基建項目對社會的影響這個技術課題，初步蒐集各地逾30項航空業或機場經濟影響研究的個案資料。這些研究自1998年起先後在北美、歐洲及澳洲完成，當中有五項包括社會及/或環境的影響，其中有四項在英國進行，當中兩項關於倫敦希斯路機場的擴建跑道建議。

我們的初步歸納顯示，國際間未能就這技術課題確立一套廣泛接受的方法。這技術課題在方法上未能取得共識之處，在於必須將對涉及不同人際社群的影響，包

民主黨自打嘴巴誠信何在？

民主黨公然與「人民力量」接力拉布，不但是逆民意而行，更是自打嘴巴。記得早前立法會三讀通過填補補安排方案的條例草案後，有份配合拉布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對着全港市民表示，不認同拉布行為，他並反駁指反對派只有23票，比建制派的議席少，根本無能力製造流言云云。不過，反對派借故離席，疏忽職守已是事實俱在，而他們寧願坐在前廳也堅拒入內開會，坐看議會流會的情況也是眾人皆見，又怎可能撇清流會的責任？另一方面，何俊仁在表決後匆匆忙忙意圖與拉布劃清界線，也顯示他知道拉布是票房毒藥，不宜隨便沾手。現在何以又突然一百八十度轉軸，試問民主黨黨格何在？誠信何在？

事實上，何俊仁表態說不支持拉布，其實也是順應民意於民意的表現。民主黨早前配合黃毓民等的拉布，不但毫無所得，反而被民意打得焦頭爛額。「人民力量」藉拉布鞏固激進支持者的基本盤，相反民主黨卻什麼也得不到，更在立法會選舉前夕民望大插水，說明在拉布上是落錯了注，站錯了位。選舉就是計算，民主黨想兩邊站，結果變成左右不是人，一得一失結果只會便宜了「人民力量」。同時，民主黨不顧民意的行為，也引發了地區黨員的不滿，地區黨員長期在地區工作，對民情的了解比起領導層更為深入，也更知道市民對拉布的反感，甚至落區工作時也受到市民的指罵，這種氣氛與當年公民黨發動兩宗禍港官司後落區的情況一樣，地區黨員為不惜浪費公帑，癱瘓立法會運作。

布立法會選舉也不用選了。

## 轉走激進 引火焚身

可惜的是，既然知道拉布不得人心，民主黨仍然要在人事編制委員會上「玩嘢」，一錯再錯實在愚不可及。他們並非選擇在劉慧卿主持的財委會出手，其實是投機取巧的伎倆，先借吳靄儀主持的人事編制委員會進行拉布，目的就是看看民意的走向，特別是觀察其民望有否進一步下跌，如果拉布之後引發輿論反彈，民意憤怒，民主黨恐怕就不敢在財委會上過分拉布，大可讓「人民力量」來策動。相反，假如這次拉布能夠爭取到一些激進選民支持，劉慧卿代表的激進勢力將騎劫主流派進行更激烈的拉布。因此，這次人事編制委員會的動議只是試水溫。看來，民主黨在此前輪民望大插水之下，已是病急亂投醫，導致黨內的激進勢力有機可乘，民主黨淪為激進反對派的跟尾狗。

沒有一個政黨在選舉前公然與民意對着幹，去年公民黨作了一次示範，結果在區議會選舉被打得焦頭爛額，兵敗如山倒，徹底失去了爭反對派領導地位的本錢。現在社會反對拉布浪費公帑的民意是彰彰明甚，新屆政府的重組也得到市民支持，民主黨卻不知是否燒壞了腦，竟然跟着黃毓民等玩拉布阻延。黃毓民的拉布有其政治上的計算，就如「五區公投」一樣，但民主黨卻是左搖右擺，一時說不支持拉布，一時又主動發起拉布，做法前後矛盾，被黃毓民等激進反對派玩弄於股掌之間。如果司徒華泉下有知，看到民主黨今日的高囊相，也不知是何感想？

3. 如何將不同持份者對不同問題的不同價值及觀感以金錢單位量化？

香港的發展項目從未採用涉及個人感觀或非經濟的社會投資回報量化分析。基於缺乏本地實踐經驗，加上全球航空業的應用例子有限，故我們目前未能採用這種分析路向，但我們理解部分人士的意見，因此，我們會繼續探討各種社會影響評估方法及其利弊。

至於碳排放的評估，機管局其實自2008年起已就機場島上設施進行碳審計。對於超越機管局控制範圍，涉及飛機在高空碳排放的審計工作，關乎多國多地區的空域。鑑於民航業的國際性質，我們正探討最適當的評估方法。

至於「策略性環境評估」，這是城市規劃過程常用的土地用途規劃或發展政策工具，並不適用於單一工程項目。此外，根據現行法定環評的要求，機管局進行三跑道系統的環評必須顧及鄰近已落實工程項目的累積環境影響。

香港已有一套涵蓋面廣的環評規定和程序，我們亦與大眾一樣關注擴建機場帶來的環境和社會影響，因此我們正積極探討相關問題，矢志以負責任的態度，採取一切可行方法，建設一個世界級的環保機場，促進香港的持續發展。